

政协委员为医患“顽疾”开药方

引入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

本报记者 盛文静 崇真

医生原本是治病救人受人尊重的职业,可近几年却屡屡出现医生被打事件。年前,市立医院一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致伤在社会上引发热议,而最近,上海一家医院6名医生被砍事件更是将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清楚暴露出来。两会期间,就如何缓解医患关系等问题,不少委员建言献策,为医患“顽疾”开药方。



政协委员王夕源>>

执行全民医保缓解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两者之间的不透明化。”政协委员王夕源对于医患关系紧张这一话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社会上屡屡出现医生被打事件,这是不应该的,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王夕源称,现在很多患者家属跟医院发生医疗纠纷时,都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做法,例如到医院烧

纸、殴打医生、扯着横幅在医院前抗议等,这些都是非常不可取的,特别是殴打医生是违法行为。

“病人去医院看病,对医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即使医生尽力了,患者家属还是不满意,而另一方面,患者在发生医疗纠纷时,难以找到一个可以信服的部门去投诉,只能自己去解决,从而加重了医患矛盾。”王夕源解释称,医患关

系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看病难、看病贵”就是产生医患问题的导火索,因为这两个问题容易让患者把情绪发到医生身上,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医患关系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因此,王夕源建议,政府应该出资“埋单”,让全民都能享受医保,提高医保的报销比例,让人们有病可医,才能真正缓解医患矛盾。

政协委员王敬东>>

改善医患关系还需政府给力

“改善医患关系还需要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政协委员王敬东说,以前大家都是公费医疗,由政府“埋单”,医院的医疗设备、工资都是国家出资,医院没有太大的压力,不考虑赚钱,只专心看病,避免了资源的浪费,而现在医院都是市场化经营,增添了不少的压力。

因为医护人员的工资、医院设备的购买资金都由医院自筹,医院要考虑生存问题,所以有些医院才出现了“过度医疗”的情况,不该做的检查做了,不该吃的药吃了,而“过度医疗”又加剧了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感,甚至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从而造成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王敬东说,自古以来,医生这个职业都是受人爱戴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让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其中有一部分跟社会舆论有很大关系,因为社会舆论中对医生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导致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危机,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政协委员张丕兴>>

尽快立法规范纠纷处理办法

去年,张丕兴委员和几位委员一起提出了关于建立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制度的提案,被青岛市卫生局列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记者从青岛市卫生局了解到,第三方调处制度将与医疗责任保险结合起来,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组织形式,司法部门发挥人民调解优势,发生纠纷后,引导双方走调解程序,调解成功后,由医疗责任险来进行赔付。调解委员会成员

将由医疗方面的专家、法律方面的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社会工作者组成。

今年,对连续升级的医患纠纷,张丕兴建议用立法的形式规范和处罚,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保障医生的人身安全,张丕兴说,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的医疗资源越来越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这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原因。

其实医护人员非常辛苦,废寝忘食抢救患者,但是由于疾病的进程和医疗技术的限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好,让患者和家属满意。患者受苦,家属对医护人员不满可以理解,但是不能通过非常手段来解决。他建议尽快立法,以地方法规的形式规范医疗纠纷处理办法,对严重干扰医院正常秩序,甚至威胁医务人员生命安全等违法行为依法处置。



政协委员王夕源>>

建立有偿招领中心 汇总信息方便失主

随着社会生活与工作节奏的加快,人们“丢三落四”的现象将越来越多。不仅丢失物品的人着急,有时候捡到物品的人也着急,比如捡到一些护照、账本、记事本等,不知道该往哪里送。“青岛应该学习其他国家建立有偿招领中心。”青岛市政协委员王夕源说,需要通过设置统一专用的电话号码或网站,让丢失寻找和捡到招领等信息汇集到统一的机构或网站,短时间内就能确认有无招领或认领信息。

市民徐小姐表示,自己曾经捡到一个钱包,里面已经没有钱了,但是有很多的卡,“即使没有钱了,估计钱包的主人也很着急,毕竟这些卡都需要挂失的,我想联系却联系不上。”徐小姐说,最后她在捡到钱包的地方贴了个纸条,希望失主和她联系,但是一直没有接到电话。

王夕源介绍,物品丢失与被盗不同。多数遗失物品的捡到者,都有归还失物的愿望,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寻找或归还遗失物品的唯一渠道和手段,就是信息共享。然而,在有便捷通讯和全球网络技术支持的现代信息社会,这种信息共

享却成了一个不该成问题的。显然,这不是一个技术和体制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和

和管理问题。王夕源建议,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与信息发布技术和手段,通过设置统一专用的电话号码或网站,如111等缩位易记号码,让丢失寻找和捡到招领信息,都能汇集到统一的机构或网站,短时间内就能确认有无招领或认领信息。且捡拾物品或款项,多数不必统一交由失物招领中心。这样不仅简化了“拾金不昧”的程序,节省了归还物品的时间,也减免了失物招领信息发布的费用;而且还能确保对物品认领的最终监督与甄别权,既避免了招领物品的大量堆积,又解决了“无人认领物品”的最终归属问题,真可谓一举多得。

如果青岛市设立统一的失物招领中心和网站,应该由政府民政或公用事业部门代为设置或管理,以便提供和保障必要的社会公信力。失物的“有偿招领”,也应由公立的招领机构,按规定或标准统一代收收取或转交。对婉拒奖励的费用,可集中统一用于设立某项社会公益基金。 本报记者 孟艳

政协委员程淑萍>>

政府建立培训机构 培养全职私人医生

专为家庭服务的私人医生早在2003年就出现在岛城,发展至今,首家提供私人医生服务的公立医院却取消了该业务。与此同时,一些民营医院却在提供家庭保健医生、健康营养师等打私人医生擦边球的服务。

“现在私人医生专业人才很紧缺,出现问题职责界定也不明确,加上缺乏收费标准,这个行业有些混乱。”青岛市政协委员程淑萍认为,私人医生是青岛医疗界未来的发展趋势,然而目前来讲,私人医生作为新兴行业,还存在不少问题。

程淑萍提出,私人医生的职责和医生不同,目前部分民营医院都开展私人医生服务,由于缺乏收费标准,价格很高,使得私人医生成了极少数部分有钱人的专享。

程淑萍介绍,私人医生在2005年便通过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首次发布,被定为“健康管理师”,并对职业等级、环境条件、能力、基本文化和培训鉴定要求及职业标准等进行了规定。然而至今为止,国内13亿人口只有不到2000人具有“健康管理师”证书的从业人员。不少民营医院和机构提供的私人医生,并不

具备行医的资质,使得该行业更加混乱,也让市民对私人医生产生了不少误解。

对此,程淑萍建议,有关部门应建立专家资源库,成立全科医生系统培训制度和机构,对私人医生进行专业培训,并不允许其兼职。据悉,不少家庭找私人医生时喜欢去有保障的大医院,但医院并不提供这种业务,部分医生就兼职私人医生。而一些没有取得私人医生执业证书的营养师、按摩师却在冒充私人医生,容易产生医疗纠纷。

程淑萍提出,应尽快建立完善私人医生的行业标准,包括严格其职业准入制度、资格审查制度、定期考核制度、监察制度以及价格标准等。她说,私人医生必须具备广博的保健知识,能够从营养与健康、心理与健康、运动与健康、环境与健康、康复养生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指导,并具备一定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律等全面的知识结构,有关部门对私人医生进行专业培训后,还需对这些已建立的培训机构定期审查并予以规范。

本报记者 苑菲菲